

万卷楼

经学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

史记全本

图文版

中国的文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文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翦伯赞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

史记 全本

(下)

图文版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司马迁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全本：图文版. 下 / (西汉) 司马迁著. 一沈阳
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1. 10
(万卷楼国学经典)
ISBN 978-7-5470-1634-3

I. ①史… II. ①司…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 ②史记—译文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9334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8mm×254mm
字 数：410千字
印 张：21.75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策 划：王会鹏 韩师征
责任编辑：王会鹏
封面设计：范 娇
版式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彭和群
书 号：ISBN 978-7-5470-1634-3
定 价：28.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44448
官方微博：<http://t.qq.com/wjcbgs>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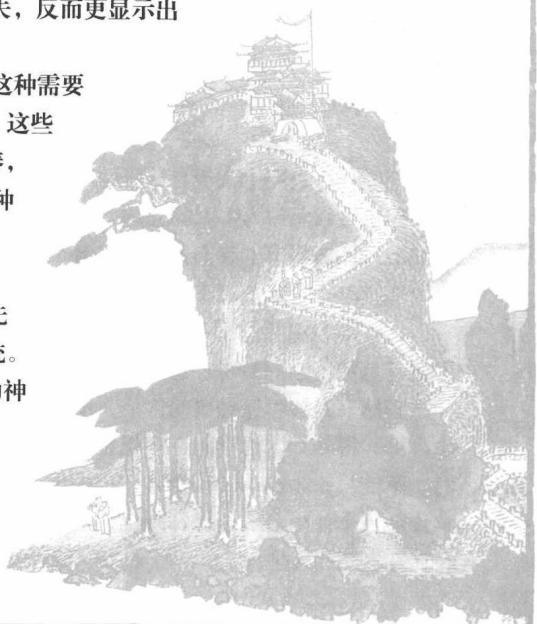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人“修身”的两条基本途径，晋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万卷楼”。此后，历代以“万卷楼”命名的书斋，由宋至清有数十家，宋代有方略、石待旦等；元代有陈杰、汪惟正等；明代有项笃寿、杨仪、范钦等；清代有孙承泽、黄彭年等。可见，“读万卷书”的理想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当中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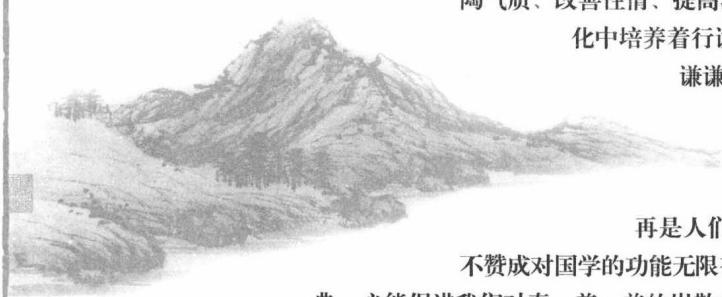
读“万卷书”不仅是古人的理想，当我们懂得了读书的意义，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博览群书”的愿望。然而，人类历史悠久，书籍多如汪洋大海，时代发展到今天，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更使得人类的精神领域空前丰富，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不断增加。“万卷书”早已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如何从这“万卷”之中，找到最值得细细品读的作品，已经成为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爱因斯坦曾说过：“在阅读的书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这正是在阐述读书时选择的重要性。而他所说的把我们“引到深处的”东西无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深度阅读的作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作品。

卡尔维诺对经典作出的定义之一是：经典就是我们正在重读的。的确，在对经典作品反反复复的品味中，人们思想得到了升华，从浅薄走向思考，最后走到通达。我们都曾有这样的感触，面对海量的书籍和信息，一方面人们在向着功利性浅阅读大张其道，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深处又在不断地呼唤能够滋养自己内心深度阅读。因此，经典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为浅阅读时代的到来而有所损失，反而更显示出其珍贵来。

在惜字如金的中国传统典籍当中，从来不乏这种需要反复品味的经典。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经史子集，这些经典为一代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了基础。我们把这种包蕴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国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包罗万象的国学经典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教育。阅读国学经典，也就是在与我们的“先圣先贤”对话和交流，一步步地楔进我们的历史和传统。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领会先贤的旨趣，把握他们的神髓，形成恢弘的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通晓文义、熟习经史、学问通彻，让我们成为博学之士。另一方面，国学经典所代表的传统学问，更是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阅读国学经典的过程，不仅是增进知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熏





陶气质、改善性情、提高涵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着行谊谨厚、品行端方、敦品励行的谦谦君子。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学早已不再是人们追求事功的唯一法典，我们也不赞成对国学的功能无限夸大。但毫无疑问，阅读国学经典，必能促进我们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唤起我们对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惊奇，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先贤们在探寻知识过程中思考的重大课题和运用的基本原则。这些作品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周易》所阐述的“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论语》所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诗经》所培养的温柔敦厚的情感，《老子》所闪耀的思辨智慧等等，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范式。品读先贤留下的经典，恰如与他们进行一次次心灵的直接触碰，进而去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见贤思齐，激浊扬清。

正是基于对国学经典的这种认识，我们精选了这套《万卷楼国学经典》系列丛书，以期引导步履匆匆的现代人走近国学经典、了解国学经典。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体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最具代表性。在选目中，我们注重于最经典、最根源的作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那些最具影响力，最应该知道的作品提交给读者。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唐诗宋词等这些具有符号意义的作品无疑是最应该为我们所熟知的，因此，我们首先推出的30种作品都是这些经典中的经典。

其次，我们希望能够做出好读的经典。在面对国学作品时，佶屈的文言和生僻的字词常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所以，我们试图用简洁易懂的形式呈现经典，使普通读者可随时随地以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速度来进入阅读。因此，我们为原著精心添加了大量的注音、注释和译文，使读者能够真正地“无障碍阅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部分作品中做了一些删减，将那些专业研究者更关注的内容略去，让普通读者能够更快地了解经典概况。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也许你会常常感慨，以前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读更多的经典，如今没有机会或能力来细读，但实际上，读经典什么时间开始都不算晚，“万卷楼”就是一个极好的途径。重读或是初读这些经典，一样可以塑造我们未来的生活。

第三，我们希望呈现一套富有美感的读物。对于经典而言，内容的意义永远排在第一位，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有精彩的形式与内容相匹配，因而，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选取了大量的古代优秀版画作为本书的插图，对图片的说明也做了精心设计，此外，图书的编排、版式等细节设计都凝聚了我们大量的思索。我们希望这套经典不只是精神的食粮，拥有文本意义上的价值，更能带来无限美感，成为诗意的渊薮。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卡尔唯诺经典的评论让人击节叹赏，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彰显经典的价值，使读者在细细品读中真正融化经典，真正做到“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同时，经典，又是可以被享受的。当我们走进经典之时，不能只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也可用个人自我的方式进入经典，作精神的逍遥之游，对经典作贴近个体生命的诠释和阅读，在现实社会之上营造自由的人生意境和精神家园，获取一种诗意盎然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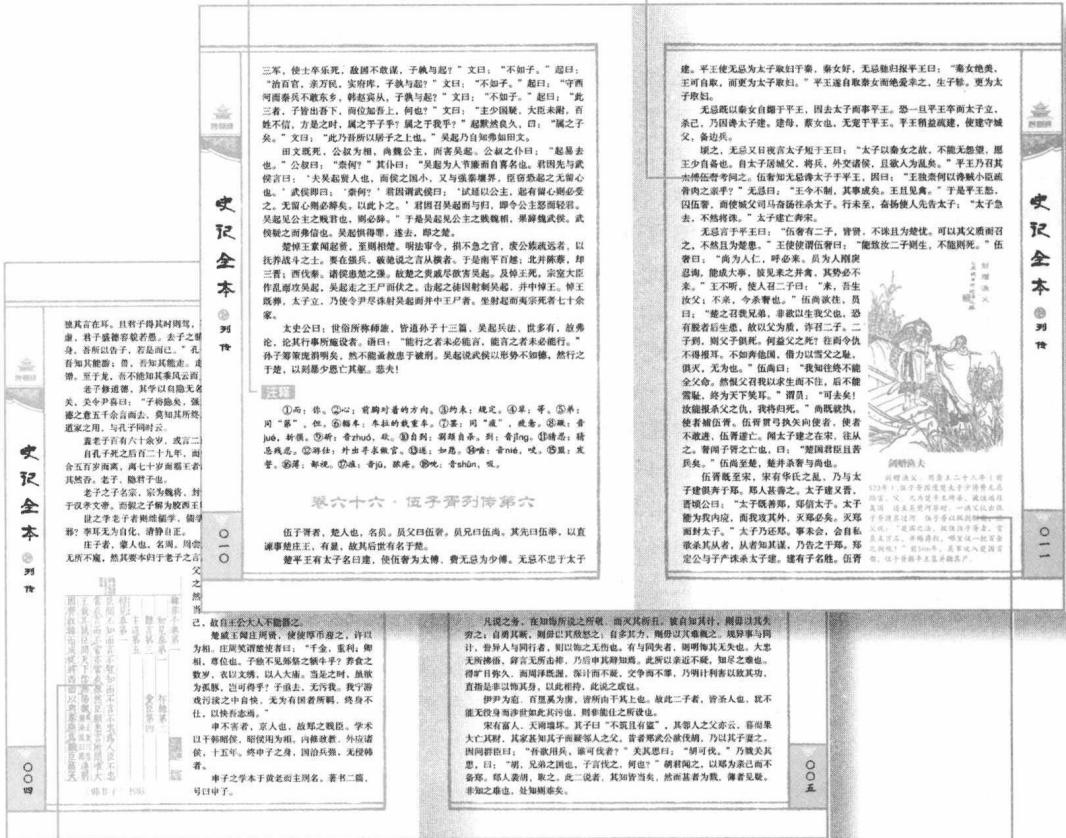
怎样阅读本书

注释

对重点词汇进行扼要的注释，解决读者阅读中的障碍。

原文

足量的全本，精心的校对，
让读者品味原汁原味的经典。



插图

精美、贴切的古版画
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享受。



用简洁的文字解说插图，补充更多历史知识。

内容概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不朽的名作。《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本书采用全本的形式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这部经典史著的全貌，除了不便于阅读的《表》略去外，其他篇目均一一呈现。编者对原作进行了精心的整理，添加了精当的注释，并附以精美的古版画插图，使全书更具美感，本书为下部，包括了《史记》的所有列传。



史记全本

目录



目录

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〇一
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〇三
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第三	○〇五
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 第四	○〇九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第五	○一一
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 第六	○一四
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第七	○一八
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二七
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第九	○三一
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四〇
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 第十一	○四九
卷七十二·穰侯列传 第十二	○五三
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第十三	○五六
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 第十四	○六〇
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 十五	○六二
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 第十六	○六七

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第十七	○七二
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第十八	○七六
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第十九	○八〇
卷八十·乐毅列传 第二十	○八九
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十一	○九二
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第二十二	○九七
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 第二十三	○九九
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第二十四	一〇四
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第二十五	一〇九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第二十六	一一二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第二十七	一一九
卷八十八·蒙恬列传 第二十八	一二八
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 第二十九	一三一
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 第三十	一三六
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第三十一	一三九

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第三十二	一四三
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	
第三十三	一五一
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第三十四	一五五
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	
第三十五	一五八
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	
第三十六	一六四
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	
三十七	一六九
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一七四
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	
第三十九	一七六
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	
第四十	一八〇
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	
第四十一	一八二
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	
第四十二	一八七
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	
第四十三	一九〇
卷一百四·田叔列传	
第四十四	一九三
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	
第四十五	一九六
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	
第四十六	二〇五
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第四十七	二一〇
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	
第四十八	二一五
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	
第四十九	二一八
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第五十	二二三
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第五十一	二三三
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第五十二	二四一
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	
第五十三	二四七
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	
第五十四	二五〇
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	
第五十五	二五二
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	
第五十六	二五四
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第五十七	二五六
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	
第五十八	二六七
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	
第五十九	二七五
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第六十	二七七
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第六十一	二八一
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第六十二	二八六
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	
第六十三	二九三
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	
第六十四	三〇〇
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	
第六十五	三〇三
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	
第六十六	三〇五
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	
第六十七	三一一
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	
第六十八	三一四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第六十九	三二四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第七十	三三〇



卷六十一 · 伯夷列传第一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蓆。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

伯夷 叔齐 周 春秋



● 叔齐



● 伯夷

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卷六十二 · 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①，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②服度^③则六亲^④固。四维^⑤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⑥，慎权衡^⑦。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⑧、反坫^⑨，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⑩中。晏子出，遭之涂

膝 胳 肘 肩



● 管仲



^⑪，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⑫。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慢然^⑬，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⑭，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⑮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⑯，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

①贾：音gǔ，经商。②上：居于上位的人，指君主或尊长。③服度：遵守法度。④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⑤四维：礼、义、廉、耻。维：纲纪。⑥轻重：指物价的高低水平。⑦权衡：本意指秤，这里指理财。⑧三归：三座游玩的高台。⑨反坫：堂屋两柱之间放置酒器的土台。坫：音diàn。⑩缧绁：音léixiè，套在犯人身上的绳索。这里指囚禁。⑪涂，通“途”，路中间。⑫闺：内室。⑬慢然：惊讶。慢：音jué。⑭厄：音è，同“厄”。受苦难。⑮诎：音qū，通“屈”，委屈。⑯御：驾车的人。

卷六十三 ·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①，周守藏室之史^②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③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④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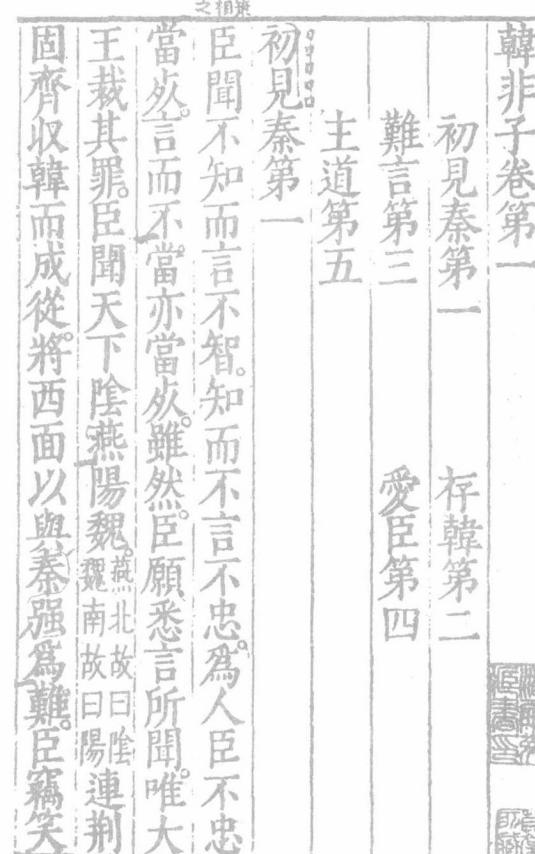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

混元之祖太清之尊
五千言言包括乾坤



●老子

老子



●《韓非子》書影

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

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



●《韩非子》书影



卷之三

史记全本

列传

〇〇八

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注释

①聃：音dān。②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③强：勉力。④绌：音chù，排斥。⑤诋訾：音dǐzǐ，毁辱。